

《南耕草堂诗稿》：一部被庐山遗忘的庐山诗集

黄 澄

(柴桑区第一中学 江西九江 332100)

摘要：曹亮武的《南耕草堂诗稿》，为康熙年间曹亮武在庐山读书时所作。因此书流传不广，向来很少得到人们关注。事实上，其中有大量歌咏庐山的诗词，为研究庐山文化的重要文献，值得详究。

关键词：曹亮武；南耕草堂诗稿；庐山诗词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20)01-0030-(06)

DOI:10.19717/j.cnki.jjus.2020.01.007

明末清初九江人文德翼的《求是堂文集》中，有《南耕堂诗集序》一文，即为曹亮武的《南耕草堂诗稿》而作。南耕先生曹亮武是清初“阳羨词派”的代表之一，阳羨词人入《四库全书总目》者仅陈维崧、曹亮武两人，足见曹亮武在阳羨词坛中的重要地位。曹亮武于康熙九年腊月二十六日登庐山，于天池寺葺文殊阁读书，直至明年秋分日前后下山。其间遍游庐山名胜，吟咏唱和，创作了大量的诗词，辑为《南耕草堂诗稿》。这些诗词是庐山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但历代庐山各种志、记，并无关于任何关于南耕先生的只语片言。《庐山历代诗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仅收录曹亮武词二十六篇，诗阙如。因此，本文拟对曹亮武及其有关庐山的诗篇作一简单介绍。

一、曹亮武的家世及生平

曹亮武，原名璜，字渭公，号南耕，江苏宜兴琅玕人，清初阳羨词派重要作者之一。曹家为明代宜兴世家豪族，曹亮武乃曹懋勤嗣子。综合申时行《资政大夫南京工部尚书赠太子太保曹公神道铭》(《赐闲堂集》卷二十)、侯方域《曹秀才墓志铭》(《壮悔堂文集》卷十)、储大文《湛斯曹子传》(《存研楼文集》卷十三)、《明史·陈于廷传》、陈鼎《陈于廷传》(《东林列传》卷十六)、毛锜《先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及嘉庆《宜兴县志》等资料可知，其高祖曹三旻，字子泰，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赠太子

少保。曾祖曹司勋，字应麒，隆庆五年(1571)进士，官至云南左布政使。祖曹福孙，太常寺主簿。嗣父曹秀才懋勤早逝。外祖父陈于廷，字孟谔，宜兴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为著名东林党人。舅父陈贞慧，字定生，与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等并称明末四公子，入清后隐居阳羨山中。大姨父吴洪裕，万历四十三年(1615)举人，三姨父吴简思，崇祯四年(1631)进士。岳父毛重倬，繆荃孙辑《国朝常州词录》卷一载：“重倬字卓人，武进人，顺治二年(1645)举人，官至赣州府经历，有《卓人词》。”表兄陈维崧，字其年，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授官翰林院检讨，为阳羨词派领袖，与曹亮武最善。独子曹臣襄，字思赞，后改名在丰，字湛斯，工词善书，《国朝常州词录》卷八载其“有《月舫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曹亮武的养母陈氏。曹、陈两家皆为宜兴巨族，“当是时，曹氏门第甲于阳羨，少保公家更赫奕，两姓辉映，人以为江左王谢。”侯方域虽是为曹父懋勤作墓志铭，但其浓笔重彩皆在表彰其寡母。“璜母二十余而寡，今历两代且三十年，曹氏家门之事皆身任之。当秀才之歿也，而事其舅姑不异于秀才生时。其所以图嗣秀才者，则无子而有子。其抚璜也，门以内慈，门以外多长者游教之义方，人不知其无父。”“先是秀才病，孺人常吁天请代，又割股以进。既寡，足不逾户者三年。乃日抚璜凭秀才几而告之曰：‘君弥留时恨无子，今有

子矣!则又蹙踊痛哭。”“孺人既苦节而孝,历久无间言。里人乃为请旌而表之,递相贺而叹曰:‘秀才死而亲无废,养子无废嗣,世业无废主,秀才可以死矣!’”“引璜延其馆于家,每膳必丰必洁,皆孺人手调而目视之。”曹母节孝有识,其事亦载《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及《宜兴县志·烈女传》等。

《初度》(《南耕草堂诗稿》第二集)作于康熙十年,诗中有“三十既云壮,奄忽逾其五”之句,可推知曹亮武出生于明崇祯十年(1637)。卒年无考,据《南耕词·尤侗序》作于康熙庚午年可推知曹亮武1690年尚在世。曹亮武自述“予生母居毘陵”及“予兄弟皆郡居”,毘陵是常州的古称,其生父家当在常州城,《水龙吟·忆毘陵故园》(《南耕词》卷一)“吾家水木殊佳,当年宛如图画。……只梦中还认,西园梅树、在松阴下。”《贺新郎·忆毘陵故园兼怀内父毛卓人先生》(《南耕词》卷三)记述“往事难忘者,是吾家桐杉阴满,芰荷香洒。丝竹缤纷,灯如昼照彻,梁雕栋画。”可见也是豪门大族。“刀弓忽向轩堂挂。记喧豸、甲申之变,南来军马。”在明清鼎革之际遭遇重大的变故,“父执三千如云散,问何人、不惜恩光射?今只有妇翁也。”毛锜《先府君年谱》云:“庚辰(1640年)读书曹氏之西园,与其主人尘客契合,约婚姻,题其亭馆楼台殆遍。”岳父毛重倬本是其父执,在其四岁时约定婚姻,曹亮武应该是遭遇“甲申之变”后过继到宜兴曹家的。生父家中有胞兄曹湖,字二隐,亦工词,兄弟之间多有唱和。《国朝常州词录》卷七载曹湖“有《柰香亭词》”,并收录其词四篇。

曹亮武过继到宜兴曹家后,在寡母陈氏的精心抚育之下,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先是“延馆于家”,稍长则与陈维崧等表兄同学于舅父陈贞慧,顺治九年(1652)又从游于散文大家侯方域。当时的宜兴人文兴盛,《宜兴县志》载“(董)儒龙幼擅文艺,与同邑曹亮武南耕、陈维崧其年、潘眉原白为诗文至契。”成年后的曹亮武与一众好友诗酒唱和,无意于清廷功名。“甲申之变”让他惨遭家庭不幸,《贺新郎·忆毘陵故园兼怀内父毛卓人先生》自注说“故园国初踞作公署,今属他人久矣。”清代盛行文字狱(其岳父毛重倬就是入清第一例文字狱“坊刻制艺序案”受害者之一),今天已经无法从留下来的文字来判断他是否因此而立志不仕。鼎革之际,士大夫多有逃禅煮石者。曹亮武也曾经礼斗学道,陈维崧有《沁园春·南耕新葺梅庐闭关学仙词以纪之》(《迦陵词全集》卷二十四)。但纵观其一生,既难见道理,亦少参佛性。多数是纵情于山水,以读书交友

为乐,尤爱咏菊访梅。特别是伉俪情深,在妻子生前身后,为她写下了大量的诗词。《悼亡》(《南耕词》卷六)十词,更是缠绵悱恻。蒋景祁在《南耕词卷五跋》中说:“南耕睥睨一切,闭户著书,自署神仙中人,人亦往往以神仙目之。”“春则探梅邓尉,秋则访桂南山,盖岁以为常也。”

二、关于《南耕草堂诗稿》的版本

现藏于天津图书馆的《南耕草堂诗稿》只有第二集及第三集八题十八首,附于《南耕词》后,刻印精美。《南耕词》扉页有“杲亭藏版”四字,根据《沁园春·杲亭成》(《南耕词》卷五),曹亮武于“丁卯(1687年)之春”成杲亭,此必为其家藏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一记载:“《南耕草堂诗稿》(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曹亮武撰。亮武字渭公,号南耕,宜兴人。其填词有名于时,诗不多见。此集乃其读书庐山时所作,凡一百八首,题曰第二集;后又附以《甲子岁诗》十八首,题曰第三集;盖残阙不完之稿也。集中有《谢文德翼作诗序》诗,而集首只有蒋超、陈维崧二序,德翼《序》,当在第一集内,今佚之也。”今所见版本,内容与《提要》的记载完全一致,且第二集诗前有“辛亥”二大字,以《元日》起,《除夕前三日抵家》止,说明此集为“辛亥”全年诗集。《提要》以为第二集是完整的,故猜测“德翼《序》当在第一集内”。仔细研究可以发现,这一集必是不完整的,至少集首有德翼《序》被遗失,理由有四:其一,集内有“予庚戌逼除登匡庐”之语,而《南耕词》卷一有《催雪·腊月二十五日雪中再抵浔阳侯水部留饮达旦遂入庐山》,说明其登庐山在庚戌年腊月二十六日,庚戌年不可能有大量庐山诗形成第一集,即第一集必与庐山无关;其二,文德翼在辛亥年“秋分之翼日”才看到诗集(见文德翼《求是堂文集》卷六《〈南耕堂诗稿〉序》),也是为其庐山所作的诗写《序》,此时,因“百日无雨”,曹亮武被迫下山,且将去豫章等地,集中的诗已经大部分完成;其三,现存第三集首有“南耕草堂诗三集,宜兴曹亮武南耕撰”字样,而第二集首无此题签,且陈、蒋二序及目录、正文的页码都是单独的,因此可以断定前面还有内容;其四,文德翼是崇祯朝的进士,年龄、资历均远高于陈维崧、蒋超,其序当在二序之前。

三、《南耕草堂诗稿》(第二集)与庐山文化

(1)《南耕草堂诗稿》存有蒋超之序。蒋超,清顺治四年(1647)探花,江苏金坛人,字虎臣,号绥庵,又号华阳山人,官翰林院编修。喜佛典,解官后遍游五岳及黄山、九华、匡庐、天台、武当诸胜,卒于

峨眉之伏虎寺。有《绥庵集》、《峨眉志余》^[1]。其传奇故事甚至被蒲松龄编入《聊斋志异》一书,篇名《蒋太史》。清代著名诗人施国章称“虎臣天才爽敏,刻意好古,瓌瑰森拔,不肯一语近人。”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中说“绥庵素无宦情,自称前身峨眉老僧。遍游名山,后入蜀,歿于峨眉山之伏虎寺。”^[2]。吴宗慈编《庐山诗文金石广存》存其诗一首《送友人游庐山》^[3],并载其书《庐山归宗寺复生松记》碑“存寺门外”。《归宗寺志》载有憨山德清撰《归宗寺复生松记》^[4],不载蒋《记》。王耀洲、邵邵周二老编印《九江佛教碑刻文集》录有蒋《记》,但文字脱落很多,难以卒读。咨询邵老,已经不记得资料来源,只能从残存的文字粗略判断,大概是因为憨山大师的碑记“薄狭不盈尺,……有上人负石以助广长”,所以新立碑记。今寺毁碑佚,《绥庵集》也早已不见。

幸运的是《南耕草堂诗稿》保存了一篇绥庵《序》,序中说“岁辛亥,蒙天子予告南归,暂脱妻子累,入庐山栖贤寺养病。”并叙述了蒋、曹相遇于天池,偕游清凉台的庐山故事。“晤对余十日,时坐卧松下,或月夜执手,夜分乃寝,几不忍别。”曹亮武则有诗《奉怀蒋绥庵太史二首》,而且《南耕词》卷一中还有词《意难忘·蒋绥庵先生入山相访兼承惠贻旋有峨嵋之游赋赐此赠别》一首。二人惺惺相惜,在寂静的天池寺“拍案叫、频称许。把酒坐、频斟取。”一段庐山人文佳话甚为难得,可惜蒋绥庵《序》中所言其“红叶诸诗”早已不可得见矣。

(2)《南耕草堂诗稿》中有大量与庐山僧人交往、唱和、赠别之诗,保留了一些历史信息。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大量遗民面临“夷夏之变”的严酷现实,“逃禅”就成了一种生存的方式。庐山作为佛教名山,既有重峦叠嶂,又处于江湖孔道,退则能隐,出则能行,得到遗民僧的格外垂青。但由于僧人退隐的特征,即使一些学者的专著亦仅仅对无可弘智和天然函罟等传教高僧有所记述,更多的退隐高僧则难以考证。笔者多年行走于庐山深处,荆榛丛中见过多处康熙前后的僧墓,从其碑、塔形制来看,非一般山僧所能做到,且不忘生平,可以想象其中多有退隐的鸿儒巨士。

集中提到的僧人有用拙、止慧、破有、冰壑、云关、语溪、文脊、石侏、爨雪、观持、觉远等,多隐于大林、上霄、天池、清凉台等绝巘深壑之地,非传教之僧侣。其中云关上人栖隐于绝壁之上的清凉台,《正月十六日同冰壑用拙石侏岳子观复游清凉台访云关上人》诗中有“上人出门揖松下,年过半百犹童

颜。著书满几诗满壁,近来作者谁其班!”云关当生于明万历末年,且为饱学之士。《赠别云公》诗中又有“飞锡匡山二十年,我来携手白云边”,可知云关在明亡后即隐居于此。清代吴炜《庐山续志》有“释智瑞,号云关,武林人,于此住静”的记载,并存录《释智瑞庐山清凉台记》。

冰壑上人住天池寺,曹亮武则葺寺中文殊阁而栖,与其交游的诗篇最多。查慎行《庐山纪游》中记载“《天池寺志》释冰壑辑”^[5]。《庐山续志》与蔡瀛《庐山小志》对《天池寺志》都有引用。惜《志》已不传,除了少数志书的只言片语和三叠泉景区外一处不起眼的石块上接近湮灭的“号冰壑”三个小字,已经无法知道关于冰壑的更多信息。徐效钢先生在《庐山典籍史》中说“在各家的引用中,均未载冰壑所处的年代。从这些引文的口吻行文来分析,《天池寺志》当产生于清初为是。”^[6]显然,徐先生的分析是准确的。《庐山续志》成书于康熙七年(1668),已见《天池寺志》。曹亮武与冰壑多有交游,则康熙十年冰壑仍住天池寺。而《上霄峰海棠四首》诗序中有“予为作记,入《庐山天池志》以表之”之句,很可能《天池寺志》并未刻板刊行,只是手稿形式保留在寺中,因此才有再“入《庐山天池志》”说法,也正因此才极易亡失。

(3)《南耕草堂诗稿》为我们提供了庐山古迹的一些难得的资料。

一是关于天池寺文殊阁。宋陈舜俞《庐山记》载天池院西有“文殊亭,世传代州文殊所居”。明桑乔《庐山纪事》卷二载:“文殊台在聚仙亭西,上有文殊阁,即旧五通华光阁,有何迂‘文殊阁’三大字匾。”明代李维桢、袁宏道、王守仁、罗洪先等大家都有《文殊台》诗。曹亮武来时文殊阁已是“风雨吹满楼,庄严渐侵坏。”于是“鸠工葺颓楹,兼之补垣罅”,“葺文殊阁成,同岳子观复移入读书,冰壑、用拙、文脊、石侏、爨雪并诸上人各携茗榼贺”,这是文殊阁一段风流盛事。今有台无阁,并为茶肆,简陋不堪,有辱斯文太甚。

二是庐山牧马场西有“秦皇石”三大字,署曹亮武书,无年款,据此诗集可以断定必刻于康熙“辛亥”。

三是其《上霄峰海棠四首》诗序曰:“上霄峰西府海棠相接数里,约万余株。……或曰相传秦皇帝东游时所植云。”诗曰:“一林霞起迷芳草,十里云归笼绛烟。”《六州歌头·庐山天池寺》(《南耕词》卷一)亦有注曰:“上霄峰有海棠数千株,相传秦始皇所植。山僧无有识者,以野櫻桃名之。余始为表

彰。”可见古时上霄海棠之盛,此胜景不见任何志书的记载,今亦不存矣。

四是关于庐山清凉台古迹。最早明代桑乔《庐山纪事》仅有“清凉石在(神龙)宫北道旁”的记载,并载有石龕“文殊摄化神龙之宫”。首先出现“清凉台”记载的是清代吴炜《庐山续志》:“清凉台因文殊摄化得名,台距天池南下二里,去石门钟磬相闻,四围峭石万仞,亭午始见日色。冷翠扑面,晴亦湿衣,下俯绝涧,架桥于木末曰‘挽云’。过此始登台,台下有静室,明万历时老僧亮空手构。后稍废。今释智瑞于此住静。”^[7]其中可得信息有“因文殊摄化得名”“天池南下”“晴亦湿衣,下俯绝涧”“架桥于木末”等。而其存录释智瑞《庐山清凉台记》则曰:“孤茆四五楹,隐隐卓翠。”根据这些信息以及吴闾思《匡庐纪游》所述,笔者推测清凉台当在神龙宫即今庐山发电厂一级电站站房附近邃谷中。稍后毛德琦《庐山志》失载,蔡瀛《庐山小志》仅节录。而到了民国二十二年天池寺住持僧释沁月在文殊岩西下“发现”清凉台,并刻“清凉台”三大字于其石,吴宗慈亲为《天池寺清凉台修路记》^[8],其地上、下均为绝壁,虽可居以“纵览云飞”,是观景绝佳之处,但距涧水远超百丈高(海拔约700米),四周均为悬崖,难筑栖迟之庐,甚为可疑。今考《南耕草堂诗稿》,南耕先生曾多次游宿清凉台,《正月十六日同冰壑用拙石侑岳子观复游清凉台访云关上人》诗中有“石床啜茗陈野蕨,厨泉竹泻声潺潺”,《云公邀同冰壑语溪岳观复视公看锦边莲得歌字》诗中有“池偏水清浅,花亚叶娉婷。”可见清凉台必为近水之地,可种“锦边莲”,不当在释沁月、吴宗慈所考之处。

另外,《南耕草堂诗稿》中有《雪后霞肩阁返照》和《同冰壑云鹤桥望月》,题中提到的“霞肩阁”“云鹤桥”,不为任何志、记所载,已不可考,或在天池寺附近。

四、《南耕草堂诗稿》(第二集)部分庐山诗作

曹亮武在《南耕草堂诗稿》第二集自注说“予之读书匡庐,初不欲作诗。”颇有仿东坡先生“遂发意不欲作诗”之意。然东坡游山不过十余日,得诗不过七八首,南耕先生却是一住经年,“而峰峦、崖谷、泉石、花鸟、云物之奇,触目会心,有不知其诗之所由来者。”于是乎《南耕草堂诗稿》第二集中洋洋有诗近百首(少数为在豫章及归家途中所作)。陈维崧与曹亮武从小同学,常以诗文相切劘。但陈维崧“好为长短句,数以咻南耕,南耕顾薄之,不肯为焉。”曹亮武登匡庐之后,“遍历香炉、双剑、上霄、铁船诸峰。”作诗不辍,竟然还开始填词。陈维崧不仅

惊诧其诗“横绝一世”,而且“探其麓中,复得纪游及他词数十篇,益奇绝,有宋人所不及者。”惊骇之余,陈维崧感叹地说“今曹子既读书以广其学,而又厌饫于山水以高其才与藏,其无所为而不贍。”(《南耕词》卷一跋)

《南耕草堂诗稿》第二集百有八首诗作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住山时的思亲、感怀诗。蒋绶庵记得前身是佛,辞官后毅然抛妻别子,入山参佛修禅。与蒋绶庵不同,南耕先生虽然“贪山嗜水”,却依然不断尘缘,情深义重。即使高住匡山绝顶,也时常感叹人生蹉跎,挂念家中高堂妻子、兄弟亲戚,每逢佳节倍思亲,比如《初度》《中山寒食》《清明述怀》《七夕作》《望家信》《得家信》《代内寄》《得陈其年兄书知将同子常弟由中州入燕,兼悉老母倚闾之意》《忆诸弟》《忆老母有述》《忆兄》《望丁适庵入山》《寄潘原白兼怀张月陵》《寄武昌上吴二十舅》《迟二应兄不至,怅然有作》《怀陈半雪兄》《寄谢毛申人内叔》《怀陈鲁望兄》《怀维扬李生》《东汉口马汉昭》《寄汉阳曹子灿先生》《怀吴天石》及《寄讯内父后书此述怀》等。这类诗与庐山关系稍弱,本文不作详细介绍。

二类为感“峰峦、崖谷、泉石、花鸟、云物之奇,触目会心”而作,比如《元日》《雪后霞肩阁返照》《阁夜听雨》《山中杂诗五首》《兰畹》《崖上桃花》《上霄峰海棠四首》《陪侯水部游山五首》《雨宿清凉台二首》《山中杂诗六首》《神龙宫》《同冰壑云鹤桥望月》《开先寺》《玉川门》《三叠泉》及《锁江楼晚望》等。

《雪后霞肩阁返照》诗:“万象无殊色,晚来晴不同。霞明山覆紫,云破树浮红。早觉春光丽,难为诗思工。欲留尝照眼,且莫送东风。”来自平原地带的南耕先生很少见到如此高阔的视野,白雪茫茫的山巅,千山玉树、万壑云烟。晚来霞光映照,浮红覆紫,任何人间的诗句也难以形容,让他如痴如醉。

《山中杂诗五首》其一:“若将捐万虑,日日住僧房。但觉乾坤静,时闻草木香。穿花蜂自乱,流涧水何长。乘兴频携杖,春风坐石梁。”山高涧冽,路远人稀。“乘兴频携杖”,沐春风,坐石梁。任蜂蝶穿花,流涧水长,抛却人间万虑,但享草木清香。

《山中杂诗五首》其二:“山中无限意,堪与几人论。云海春齐槛,松涛夜到门。物情颇自澹,书卷暂时尊。一二僧闲甚,相过不觉喧。”游于苍松之下,行于白云之间,白天云海齐槛荡,夜里松涛送枕眠,此中真意,几人勘论。尘物情事早已淡忘,书山诗卷也可束之高阁,直须携一二闲僧漫数春笋,静啜新茶。

《山中杂诗五首》其五：“晴晖荣万象，山意向人生。送夜春无梦，看花鸟不惊。亭台过客少，松桧老龙成。久与世尘隔，心闲身自轻。”春晖之下，万象欣荣。山顶的春天是热闹的，树绿了，花开了，小鸟也出来闹腾了。然而山顶的春天也是闲适的，亭台客少，松桧龙盘，尘世久隔，心闲身轻，夜里梦都没有了。

《上霄峰海棠四首》其一：“上霄峰上海棠妍，三月寻花到石边。不是芙蓉娇御苑，那来蝴蝶乱春天。一林霞起迷芳草，十里云归笼绛烟。闻道秦皇东幸后，空山开落二千年。”上霄峰西府海棠相接数里，约余万株，相传秦皇帝东游时所种植，空山开落，历经千年，却无人识者。然而诗人来了，赏识之，表彰之，歌咏之，宛如海棠有情，匡山有意，特地为他展现这一美景。

《雨宿清凉台二首》其二：“地幽情最惬，五度下清凉。骤雨窥人意，闲房恋客狂。灯微茶自沸，花近梦犹香。何处啼晴鸟，因风到草堂。”春天的庐山阴晴不定，刚刚还是晴好的天气，瞬间就可能雾失青天。明明是自己贪恋清凉台的夜色和厨泉，矫情的诗人却偏偏嗔怪雨窥人意，闲房恋客，更何况还有云关上人的满壁诗书。品茗谈禅，枕着花香入睡，梦也是香的。不知什么时候，天放晴了，不解人意的春风送来鸟鸣，搅破了南耕先生的清眠。

《山中杂诗六首》其一：“入夏方春色，花繁不易残。石侵泉窦湿，风送夕阳寒。路熟僧归便，峰危虎到难。夜来松际月，直坐岭头看。”山下的春天，来得早，去的也快，总是在人们来不及细细欣赏的时候匆匆而去，让人产生伤春、惜春的伤感。山顶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似乎是为了春花与诗人互相欣赏，时间都放慢了脚步。庐山的石崖既奇险，又妩媚，到处你都能看到泉水顺着石缝，有的如翠珠，有的如龙须，涓涓渗出。老崖苔藓润，荒径松萝古。在猛虎难到，飞鸟罕至的群峰之巅，一二僧人看尽夕阳，悠然而归。意犹未尽，夜里还坐在高高的岭头，静观一弯凉月高挂松梢。

《山中杂诗六首》其三：“不知天有暑，长日近青霄。嫩竹竿竿翠，流莺个个娇。移筐曝药囊，就枕避风飙。立向悬崖上，飞泉落海潮。”何能消酷暑，唯有登天阜，山上的夏天清凉可人，估计玉宇瑶台也不过如此。新长出来的嫩竹碧绿耀眼，微风徐来，竹叶婆娑，响声都是那么清脆。娇小的流莺扑腾于低矮的树梢，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山远人稀处，流莺的叽叽喳喳胜过了多少丝竹管弦。此时端

出竹筐晒晒药囊，找个避风的角落随处躺躺，该是多么惬意。或者再寻瀑到悬崖，听瀑震千壑，势如海潮滔天。

三类是与庐山和九江的朋友、僧人的交游、唱和诗。南耕先生在山上并不寂寞，众多朋友经常吟咏唱和，喜相聚，苦别离，写下了大量的诗作。比如《早春用拙上人采兰为赠》《正月十六日同冰壑、用拙、石侑、岳子观复游清凉台，访云关上人》《葺文殊阁成，同岳子观复移入读书，冰壑、用拙、文脊、石侑、燮雪并诸上人各携茗榼贺志谢》《下大林止慧上人令观持远访兼惠笋蔬》《上霄峰破有上人雨中远贻石芥及炭，诗以谢之》《再往清凉台访云关上人》《侯水部仙蓓先生约杜鹃开时见访，诗以邀之》《陪侯水部游山五首》《乘冰壑用拙二上人》《云公邀同冰壑、语溪、岳观复视公看锦边莲得歌字》《月下与云公清凉台话别》《同冰壑云鹤桥望月》《留别用拙》《别语溪上人兼订其还里》《赠别云公》《谢文灯岩先生诗序》《山中别石侑，游豫章，还过浔阳，复与相遇喜而作诗》及《奉怀蒋绶庵太史二首》等。

《下大林止慧上人令观持远访兼惠笋蔬》：“到山日已曛，我行乏筋力。老僧启双扉，欢若旧相识。为我供盘餐，徒御共偃息。平明索大书，呵冻挥百幅。行行登天池，千山雪为色。回瞻招提松，晶莹压枝黑。倏忽阅仲春，凭虚每遥忆。惠然贻笋蔬，笋蔬鲜可食。何以志幽情，寸心转深勒。”相契的人很容易投合，新交顿成旧识。下大林寺在登山的半道上，雪中登山的诗人已经很疲惫了，从未谋面的老僧为我供餐，一起偃息，对于诗人来说该是多么暖心的事。这时忽然又“惠然贻笋蔬”，在春寒料峭的高山，这是多么的温暖。

《正月十六日同冰壑、用拙、石侑、岳子观复游清凉台，访云关上人》云：“匡庐绝胜清凉台，天池之下山之隈。春晴雪消游可得，有客呼我穿云来。”“中有上人高且闲，白石为屋云为关。松阴冥冥出幽磬，四围万仞玲珑山。总有画工画不出，鸟飞欲到怯复还。”清凉台处于半山深谷中，山下无路直上，只能先到山顶，再攀援而下，路途险而长。冰壑、用拙、石侑、岳观复，还有南耕，这大概是当时隐居山巅的所有“高人”了，一行人可谓是“浩浩荡荡”，攀萝历磴，上上下下，沿途怪石嵌崎，古碑侧卧，路途虽然有些遥远，但这还不算什么。清凉台在悬崖边上，下临神龙宫水，在庐山电站修建以前，这里有庐山水流量最大的涧水。瞰绝壑，临断涧，

(下转第56页)

参考文献:

- [1]毛杰.《试论中国古代小说插图的批评功能》[J].文学遗产,2015(1):149-159.
- [2](清)李汝珍.《镜花缘》[M].北京:中华书局,2013.234.
- [3][4][5][6][7][8][9][10][11][12][13][14][15][19][20][21][22][23][24](清)李汝珍.镜花缘.古本小说集成(第119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16]李旭婷.镜中花,画中意——从《镜花缘》三个插图本看读者对小说接受的转变

[J].明清小说研究,2014(2):191-208.

- [1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外一种:汉学史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57.
- [18]陈才训.论明清清赏清玩之风对小说插图的影响[J].社会科学辑刊,2017(5):201-208.

(责任编辑 秦川)

(上接第34页)

度危梁,这是南耕先生第一次下清凉台,估计已经吓得“口舌舌娇”了,然而“地幽情最惬”,更何况还有云关上人“高且闲”,像仙人一般,“出门揖松下”迎接诸位游士。诗书满屋,更有“石床啜茗陈野蕨,厨泉竹泻声潺潺”。此情此景应是天上有、尘寰无,夕阳西下时才不得不离开,路上还几回回首。从此以后,南耕先生经常游访此地。如《再往清凉台访云关上人》,就是后来与蒋绶庵同游之作,其中“雨收千涧落,松静一僧归”一联,直接折服了大诗人蒋绶庵,大赞曰“唐人所未有,予区区红叶诸诗,又何足道。”

《同冰壑云鹤桥望月》:“云鹤桥头月,秋来分外明。天高星汉落,树古薜萝生。池石何年凿,山蛩永夜鸣。老僧同极目,欲别更含情。”冰壑是天池寺住持,南耕先生在天池菴阁读书,不知道他们是否早就相识,但当时八个月的朝夕相处,肯定令两人莫逆非常。在即将分别的时候,共立云鹤桥头,同赏清秋明月,谁知“池石何年凿”,但闻“山蛩永夜鸣”。野已深,人已定,分别的语言难以出口。世间自从有了苏子瞻,悲欢离合再难全,从今而后,虽然还会共赏婵娟,却只能分居千里之外了。

总之,《南耕草堂诗稿》中大多数诗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庐山文化的瑰宝。其诗少典故,无藻饰,更有陶令“笃意真古”之风,腾挪于格律之间

而浑然无痕。因此,庐山不应该忘记南耕先生,不应该忽略《南耕草堂诗稿》。

参考文献:

- [1]潘荣胜.明清进士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6.763.
- [2]赖显荣.华阳山人蒋超的《绶庵集》与其佚诗[A].蓬溪文史[M].第34辑.2012.92.
- [3]吴宗慈编.庐山诗文金石广存[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348.
- [4]滑红彬整理.庐山山南二古寺志·庐山归宗寺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74.
- [5]滑红彬、刘佳佳.庐山古代游记汇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196.
- [6]徐效钢.庐山典籍史[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1.149.
- [7]江西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整理.庐山纪事[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410.
- [8]吴宗慈.庐山志·艺文志[M].南京:中国仿古印书局,1933.22.

(责任编辑 吴国富)